

历史优秀
文学作品
九届学生
专选

1

浪井

九江师专历届学生 优秀文学作品选

浪 井

(一)

九江师专浪井文学社编

一九八五年四月

封面设计 周 曙

责任编辑 罗会珊
陈 晓

顾 问 杨振雄

校 对 赵 瑄
罗会珊
陈 晓
黄崇义

浪井九江师专历届学生优秀文学作品选

江西九江师专浪井文学社编

正文印刷 九江师专印刷厂

封面印刷 九江市第一印刷厂

印 数 1—2,000册

前 言

大江扬波，浪井铮铮有声。浪井的水，是大江的水。我们手挽着手，爱恋地围着浪井，嵌进一双双希望的眼睛，映入一颗颗蹦跳的心，倾听大江的声息……

我们围着浪井，一圈又一圈。

母校把恩情注入了浪井；老师们把汗水和心血注入了浪井……时代的厚爱，我们感激。我们还有一腔潮涌般的热血。

我们围着浪井，围得那样的紧。大江是我们吸不竭的乳源。我们要把理想、希望、青春都融进去，让它们潜入奔腾的大江，追流激浪，驰向大海……

老校友走了，新校友又来了。大家都不时地向浪井投下一个又一个的波环。于是簇开了这朵芳馨的浪井之花！这不只是一枝报春的花，它将带来满江的春汛。

我们非常珍爱这开之不易的小花。

在《浪井》编印过程中，校领导、团委、中文科给了深切的关怀和支持；校工厂的同志们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杨振雄、陈忠、徐声扬等老师给予了热情的帮助。罗会珊同学负责全部日常工作，陈晓同学也耗费了不少精力。在此，一并致谢！

九江师专浪井文学社

一九八五年四月

目 录

前 言

• 中篇小说 •

画箱 余国振 (1)

• 短篇小说 •

蓝幽幽的波浪 景玉川 (42)

蓓蓓, 请你高举杯 景玉川 (53)

• 微型小说 •

内部消息 邓星明 (64)

我的同龄人 饶建中 (67)

• 诗 歌 •

夕光里 罗龙炎 (70)

南方·六月 高 云 (72)

河 高 云 (73)

我的小學生的中午呵 (叙事诗) 熊钟友 (75)

上梁时刻 熊钟友 (79)

泛舟长岛 慕 石 (81)

大街 黄尽声 (83)

旧体诗二首 廖先发 (85)

赞革命老将 廖先发 (87)

桂枝香·感怀 黄嘉光 (88)

水调歌头·返都昌有感 黄嘉光 (89)

• 散 文 •

路 李盛昌 (91)

月光下的丁香花 李盛昌 (95)

小镇上，有一座古楼 罗会珊 (99)

我的学生——赵兰师傅 陈 晓 (102)

• 散 文 诗 •

天山情 (四章) 李忆敏 (105)

爱海的孩子 慕 石 (112)

幻思集 赵 瑄 (114)

• 故 事 •

紧急电话 何林禄 (116)

• 后 记 • (122)

画 箱

余 国 振

别忘了，潘多拉的盒子里还有“希望”！

一题记

1 这邮局的营业部，不管是哪班的老少师傅、姑娘小伙，我都烂熟。很简单，我隔两三天就要来寄一件挂号“印刷品”，让我的大作天使般地全国飞。

偶尔来取一笔稿费，这里就掀起一阵小声的欢叫。不知是赞赏还是揶揄，那个管汇兑的小王夸张地一扬眉毛：“你要变成创作专业户、万元户！”

我小心翼翼地：“这些还不够买邮票。”

不知是因了工作的神圣感，还是居然相信了我的话，她不作声，一心点票子。我也就悄悄免去了抵抗她们“傻子瓜子、葡萄糖、高粱饴、奶油葵花籽”等等认真要求引起的快乐的麻烦。

这回又是小王值班，但出乎我意料，她没有象平时那样欢叫，点完了三百六十元稿费递给我，语调很平静，眼睛却很亮：“你老婆可真有眼力！”

她说完，微微向椅背一靠，没有“武装带”束缚的充盈的乳房，象一对地雷挂在胸前晃动。她开始奶孩子了。这时的女

人说话总是热辣辣的，几乎是天真无邪地表达自己的羡慕。

我窘住了。

她莫名其妙地笑出声：“我晓得你们这些作家，只会写字，家务一点做不来。你不从这么多稿费抽一点，买一件东西慰劳、孝敬老婆？”

见鬼！我又不是木头。大上十岁的女人爱在男的面前装作妈妈样，同辈的女人就爱装作大姐姐样了。——这差不多是所有女人的通病。（不过有不少男同胞对女人这一特点持三分欣赏、七分陶醉的态度。只是，这心绪不常浮上脸罢了。）

我总算逃跑似地离开了邮局，跳上36路车，来到新华路的书画社。这是本市最大的一家，货色很齐全。

一推门，径直来到美术用品专柜。我象看到喜爱的猎物而很快举起枪那样，用手向一只深棕色的油画箱一指。我来过好几次，那画箱一定记得我曾反复犹豫、挣扎的目光。

服务员是一个很腼腆、很秀气的小伙子。他一边拿过我挑的画箱，一边轻轻地说：

“这油画箱很贵，要壹佰多元。不过，带画凳、画伞、镀铬三角架，隔板箱可以放六张写生稿，很实用。”

我点点头，掏出钱，递给他。

小伙子很快点了一遍，递给我一张拾元的人民币：“你多数了一张。”说着，把钱夹在头上一根铁丝的夹子上，一拨，“嗖”地飞到收费处去了。

不知为什么，小伙子脸有点涨红，差不多是赞赏地说：“啊，你兴趣真广，又写作，又画画。”

我有点惊奇：“你认识我？”

“你来过多次，我已经面熟。特别是昨晚的本市电视新

「闻，市作协不是开会欢迎你从北京短篇小说领奖归来吗？」

哦，这样！在他羡慕的目光灼炙下，我有些不自在，不知是显得自豪好，还是谦虚两句才妙。

他找过我钱，然后问道：“画箱打开看看吗？”

我连忙捂住：“不必了。”

小伙子好心地笑了。

那当然不是潘多拉的盒子，即便是，那里面所装的疾病、疯狂、罪恶、嫉妒等祸患不早就一齐飞出吗？不是还有“希望”留在盒底吗？是的，我不愿向这位小伙子宣泄心中欢乐而愁悒的秘密。我知道画箱是空的。但只要调色板上组合了色彩，画箱就能装下世界。

变幻无穷的神秘的人生世界哟……

2 墙上挂了一帧请友人挥毫的、篆中带隶味的“但问耕耘”四个字的横幅。这横幅，使我默默地免去了许多由于强烈虚荣心所引起的烦恼。甚至到了阿Q式的自我安慰、“精神胜利”的地步：退稿如山，安之若素，一笑了之。无疑，心境是安宁的。

可待我一夜之间，心惊胆颤地遭遇了幸运之神的青睐，变成全国短篇小说获奖者之后，心灵上的平衡和安宁全打破了！

世上真是没有比一梦醒来便变成了名人那样令人迷惑不解、窘迫难当的事了。

我从北京领奖回来以后的三、五天内，从早晨到深夜，朋友、亲戚、邻居、记者，熟悉的、陌生的、半熟悉半陌生的……，络绎不绝。我点头、微笑、说话，弄得脖子酸，嘴

麻，表情肌发僵。更不必说把在京和回来的车上那些自我激动不已的构思变成方格中的文字了。

假日报销了。坐办公室也不得安宁。跟踪追迹。他们有什么错呢？过去自己不也是这样吗？人啊……

唯一能使我心灵平静和扩充活力的，是我的在话剧团搞舞台美术的妻子。她向上微翘的嘴角带着永不会疲倦的微笑。她象是我的一个温柔、恬静的港湾，在那港湾，我是不太难恢复信心和精力的。对待这段时间所有来访者，她都礼节周到，茶水侍候，笑语迎送，使我怀疑她是不是曾到礼宾司训练过。

说实话，在这九平方的领土上接待客人是令人发窘的，他们一来，还不待我和妻子说，两个孩子早已聪明地离开了我的“会客厅”兼卧室、兼厨房、兼……。他们已成了习惯。（有点心酸的习惯。）弄得陌生人常常以为我俩有不育症，而那两个孩子是邻居的。

另外，来人随时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变成“破坏犯”，因为器皿高度集中，陌生的客人是防不胜防的；我又不好预先宣布这领土的特殊纪律和动作规范，即便宣布，时间上也是来不赢的。

大多数人必须站着说话，端起茶杯，颇象鸡尾酒会的镜头……

妻子以惊人的毅力和持久的热情，在这领地这般接待了一批又一批客人。这段时间，一看到妻子那对向上微翘的嘴角上的微笑，我心里总是洋溢着异样的甜蜜和满足。我知道她心里也一定是这样。心心相印嘛！她不止一次说过：两人的事业是共同的，任何成功都有两个人的心血和欢欣。

这是在哪天深夜，记不清了。在九平方上空搭起的阁楼上，我脑子一热，悄悄凑到睡在身边的妻子耳朵呢喃起来：“我们要是搬进一套三室一厅，还带厨房、卫生间的房子，你说怎么布置呢？”

“别画饼充饥，到时再说吧。”

“那全拜托你啰！美术家！‘小妈妈’！”

“快睡！看你没完没了，真是一个大孩子！”

“大孩子”是她给我的“尊称”。

“小妈妈”是我给她的“尊称”。

她悄悄朝床里转过身去。

我还是睡不着。脑子里老纠缠着那“房子布置”问题，我太需要那么一套房子啊！

我将头伸到阁楼边，看看下面不安分的小家伙们是不是蹬了被子。（我常常为此而付出感冒作为代价。）突然发现桌子左边墙上缺了什么！那块地方是挂过东西的。见鬼，死想不出来！是……，哦，不就是一幅《大海浴日》的油画风景吗！是妻子十一年前在海南岛上写生的。她为什么要留下那一块难看的空白？什么时候取下的？噢，在一大束塑料花旁边的维纳斯雕像身上，也罩上了一层半透明的雪白的乔其纱！为什么？

我想问问她，她睡着了。我轻轻把伸在她脖子下的右臂弯起来，她在梦中轻轻地、模糊地嘟哝了一句什么，就顺从而信赖地转过身来，紧紧抱着我。我温情地吻她那微翘的嘴角。

怎么？有咸味！

第一次提画箱很不自在。何况是本市能买到的最好的画箱。一会儿莫名其妙地希望别人把自己看作美术家；同样，一会儿又莫名其妙地希望别人还是回忆一下前两天电视屏幕上我的光辉形象。当然，大家都在匆匆忙忙地走着自己的路。我为自己的自作多情感到有些滑稽可笑。

公共汽车来了。人太多，万一画箱挤坏，一个月爬格子的钱就算扔到水里去了。还是安步当车为妙。

画箱虽然几乎是空的，久了却显得有些沉。

一对身材匀称、脚步富有弹性和节奏感的青年男女，从我身边赶上前去。就在刚要超过的时候，他们一齐侧脸向我发出动人的微笑。那两双闪着羡慕神采的目光同时在我画箱上扫了一下。两人胸脯上都别有一块白珧琅磁牌子，男的背着画夹，女的提着白色的、明显是自制的画箱。大概是本市美术学院的学生。

草绿色的大画夹和白色的画箱，在他们背上和手上不紧不慢、有规则地晃动着。两颗脑袋靠近了，不知是谁说了句什么，于是都仰着脖子大声笑起来。

眼前的画面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是幸福的。他们的感情和事业都能很自然找到共同语言。但，如果他们真地成了眷属，又会怎么样呢？有不少曾经人生沧海的大丈夫们痛苦而庄严地宣称：夫妻两个人都将全副精力投入事业是不行的！一定要“牺牲”一个，否则一事无成。特别是中国的国情。在许许多多中外大小文豪的笔下，持此议者也是居多。我也不至于傻到斗胆与这浩浩荡荡一群宏论者来拼刺。我甚至不得不站在这批宣言者的一边。因为我和我的妻子……

又过了一趟公共汽车。

每当我走进花园，看到一片嫣红姹紫的花海，心中很快闪过这样的想法：那些开得最艳丽、最多姿的花，也该是凋谢得最快的花。由此，我想到人，成熟是否就是绝对的好呢？我总觉得含有几丝悲哀的成分罢。人总爱带着宽厚的爱和不尽的柔情回忆自己不成熟的过去，这就是明证之一呢。

我和她的初恋，没有任何可资炫耀的惊险和曲折，相认得是那样自然。（自然得近似乎庸而没有任何罗曼蒂克的特点。）不过，都在心里夸张地认为：找了多少世纪，终于找到了你！

也许你会说，她是一个舞台美术工作者，你是一个未入流的业余作家，不难找到共同语言的。一点不错，她谈艺术舞台，我谈人生舞台，一谈开就舍不得分开，最后很自然地就决定：还是永远在一起来谈吧。（自然得近似乎庸而没有任何罗曼蒂克的特点。）

于是，我宝贵无比的九平方书房，就变成了洞房。只不过，为考虑到九平方不至于被挤得爆炸，或出现意外扫兴事故，我们既没有用花烛，也未请酒；而是在外面看了半个多月的大好河山之后，回来以散喜糖的方式公开秦晋之好。我们满不在乎地把物质看作过眼云烟：房子小怕什么？不是装下了我们爱情的海吗？没有什么家具，不是正合适吗？否则还要摆不下卖掉呢！墙上安壁灯？俗气！她的得奖舞台设计美术作品和《大海浴日》油画，不是可以使蓬荜生辉吗？啊，爱和美的女神维纳斯，你就站在五斗柜上那一堆堆书丛边吧，那正是你生命的最佳位置！请别用那种半嘲弄半神秘

的微笑目光看着我们：你应该庆贺我们，你应该祝福我们。

也许一开始，就没有为我们爱情的舞台设计得完美一些；至少，可以肯定，设计得草率了一些，匆忙了一些。且不说物质因了我们的轻蔑态度而开始步步固执地、不由分说地来惩罚我们；就是我们赖以自慰的对事业的各自追求的步伐，也不是那么象我们初恋想象的那样整齐划一，甚至距离越拉越开。我的舞台设计师心里会不清楚吗？

又到一站了。上车！还是人太多。特别是看到抱着小孩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你怎么好意思去挤呀！

我真是糊涂，为了想给妻子一个意外的惊喜，我天真到没有预先打招呼可能晚回去。我也清楚，一上街，即便不采购，仅跑马观花地走一遍，也得小半天。真不知什么时候捱到家。回家又要受女儿、儿子的共同批判：“书呆子爸爸！从来不遵守时间！”最近他们不知从哪又学来一句“懒鬼！不晓得帮妈妈做点事！”这比去年只要一翻到随便什么杂志的目录，两个小家伙就争着问“爸爸，怎么没你的名字？”要进步多了。

这种又可喜又讨厌的“进步”。

5

当我把妻子和出世才几天的女儿，从医院接回九平方的宫殿，我差不多被幸福的甘醇醉倒。我除了给女儿早取好名字，还为她母子俩营养食谱、保健条例摘抄了满满一摞卡片，还特地准备了一个玫瑰红绫子封皮的日记本，以便为女儿每天的成长、变化作日记。妻子看到我深谋远虑的准备，一对微翘的嘴角笑成了两个小圈圈：“嚯！‘大孩子’也成熟了！正经八百做爸爸了。”

为了印证她的话，我默默地从一个硬纸箱里捧出足有一尺高的棉、夹、单各种尿布。

妻子用俏皮而幽默的目光环视了一下这九平方的宫殿：“这批芬芳的万国旗，如果是天晴倒好说，下雨就没地方展览了。”

她考虑的比我远，不但想到晴天，也想到雨天。

我信心满怀：“无非在房里多拉几根细铁线。啧啧，象琴弦！”

要不是我严肃地制止，她肯定要笑岔气的：“亏你想得出！琴弦？到底是摇笔杆的！格格……”

她突然止住笑，指着女儿说：“你看，她就会笑了！”

真的！她是为什么笑呢？为了六斤大米，五两油，或平均三平方米的领地？当然不是，那为什么？花儿的心事，只有蜜蜂知道。

为了这朵花儿能有阳光、空气、水，我和妻子都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特别是她。

就在她产假结束的前一天夜里，她躺在床上隔着女儿问我：“这些日子，你累傻了吧！”

我当然不会提起湖边洗尿布的尴尬，早晨自由市场上的忙乱，拿着书本去买营养品的洋相；而是小心翼翼地吻了一下女儿粉嘟嘟的小脸蛋，轻松地笑笑：“我高兴都来不及。我现在浑身有用不完的劲！”

“你最近好象没有看书，也没有翻弄稿纸吧？”这无疑是默默观察了几天的结论。

我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女儿并不希望自己的爸爸只会洗尿布、买营养品、做

日记啊！……我知道，你别说，这些事也是要人做的。以后就这样，由我全包揽下来，你除了当好编辑，业余还是看书、搞你心爱的创作吧！要是孩子大了，你没有为她写出几本书，你的理想不是落空了吗？”妻子的口气，完全把我当作“大孩子”来哄了。

“可你自己呢？女儿未必就希望自己的母亲仅仅只能做些毫无创造性的劳作！”我认为这是不公平的。

“小声点。”她仰首环视了九平方的上空，那“琴弦”上半湿半干的“万国旗”纹丝不动，沉着而冷静。刚好今天碰上雨天。

“你真傻！我的‘大孩子’。只有到迫不得已的时候，我才会放弃自己的初衷的，因为如果生活逼得我们非要作出牺牲，那么与其牺牲两个人，还不如牺牲一个人。别争，这样的事实在太多了。你别太书呆子气。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降到别人头上的忧郁和烦恼，为什么就一定会降到我们头上呢？……当然，我会努力！我不会轻易放弃希望的。好好睡吧，明天就开始……”

6 也许是艺术舞台和人生舞台太相近吧，（几乎可以说是互为延伸、互为包含的。）我和她因要研究各自的舞台所要参阅的一些书，也是可以互相利用的。文学创作除了要善于洞悉生活，调动生活积累，为了更准确、全面、立体地表现人生舞台，还要看大量知识性很强的各科基础专业书和杂书，而搞舞台美术设计，也是如此，除了要有绘画基本功，还应了解与人生有关的一些基本知识。

舞美作品，虽然可以风格各异：有的真切含蓄，有的雄

奇壮美，有的点染成趣，有的严谨朴实，但都要和剧作的或大气磅礴、或犀利幽默、或浓郁典丽等等风格和谐起来。服从剧本主题构思，渲染时代背景，突出人物，创造气氛，烘托表演，与灯光、服装、化妆、道具等等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为要很好做到这点，需要作多大的知识准备，是可想而知的。

妻子从美专毕业后分配到话剧团搞舞美，不久就以为曹禺的历史剧《王昭君》设计的舞美作品，荣获全国二等奖。这套六场七景的设计，据妻子说，她可没有少花心血：除了反复研究剧本，还看了不少历史资料。

书架上，她为舞美买的书，除了美术本身工具书之外，就是天文、地理、历史、哲学、美学……。她还分门别类地做了五、六本笔记，七、八本剪报资料，还有一大叠风景、静物、人物写生、钢笔、水彩、粉画、水墨、油画。

和妻子一起忙完琐碎的家务、哄女儿睡着之后，我就向书架扑去。

仅仅只有两个月没去抚摸，我和妻子的那些书和资料都已悄悄积上了一层灰尘。

我边用鸡毛帚掸去灰尘，边问妻子：“你今天开始吗？”

“你先开始。我的……奶头还在女儿嘴里呢！”

“我等你！”

“别傻！你不是有个中篇只写了一半吗？快接着写吧。”

当我写完一小节，一回头，发现妻子坐在床上靠着墙沉思什么。我挪动了一下台灯和椅子：“我们坐到一起来，不